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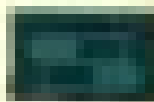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三个过渡问题

骆耕漠 著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三个过渡问题

— — — — —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三个过渡问题

骆 耕 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魏允和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三个过渡问题

骆耕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溧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99,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2版

1980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8,000

书号 2074·194 定价(五)0.34元

序 言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天才地预言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我们根据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革命经验和历史，以及我国近 10 年来的革命经验和历史，已经具体地知道马克思所预示的这整个过渡时期，一共包含有三个伟大的变革——即三个过渡：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二是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三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到这最后的第三个过渡实现了，我们才算建成了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任务是不断提高和发展共产主义，进一步征服自然，为人类的最大幸福生活服务。

我国于 1956 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个过渡，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以上过渡的同时，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

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就是说，我们已面临着前面所说的第二个过渡的光荣任务，同时也可较直接和较具体地展望第三个过渡的伟大远景。这是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感到无限兴奋的豪迈事业！

生在这样生动激变的革命时代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应该开动脑筋，发挥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整个过渡时期的学说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自己努力学习和研究，一方面为党为国家向人民宣传解释以上三个过渡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党和国家为分别、分期完成这三个过渡所采取的政策和实施步骤。近三、四年来，我在学习党的有关决议和指示以后，曾对以上三个过渡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研究。我在1957年曾以第一个过渡为对象，冒昧写了《我国过渡时期底历史阶段性和特点》一文，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帮助我单独出版；近半年来，我又写了两篇论第二个过渡的文章和一篇论第三个过渡的文章。这些文稿谈不到有何特别研究，其中由于自己识见有限，难免还有错误；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对于想初步了解以上三个过渡的一般读者，或者会有一些帮助。因此，我征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把过去单独出版的《我国过渡时期底历史阶段性和特点》这个小册子不另再版，而并在本书之内出版。此外，我把在1955年所写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因为它涉及第一个过渡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希望读者同志继续给我批评和指教！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骆耕漠 1959年9月20日

再版序言

1979年1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哲学系，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全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受到许多同志的论文和发言的启发。对上面的学术主题，我于1957—1959年间作过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本小册子，书名《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三个过渡问题》，其中有些论点，我又在1979年的上述大会发言中提出，还显得有些用处。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支持，将该书再版。

这次再版，删掉1959年在党的庐山会议后写的一篇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因为经过二十年的实践的检验，其中有不少论点是错误的，那主要是由于我自己当时的识见低造成的。另外，初版本“附录”《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一文，因对当前意义不大，这次再版也未收入。其他除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外，基本上按第一版的原文付印。

我在1958年写过一本小册子《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的分析》，“由于我当时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认识不足”，以及“对当时所看到的一些现象还缺乏深入的全面的分析，从而就把当时一部分公社内的全民所有制成分估计过高”，“犯了认识论上所说的把

一时的、局部的现象当作本质来看待的毛病”(见本书第 64 — 65 页)。其实,在我 1959 年写的《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的研究》一文中(见本书第 49 — 78 页),也还没有完全克服上述倾向和毛病,如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于 1960 年以后论农村人民公社的文章(如指出它在某些环节上有搞得早了一些、快了一些的缺陷或错误等),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围攻,被他们颠倒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如 1967 年 1 月 25 日《光明日报》所横加的《编者按语》),但是,我过去还是受到他们这一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欺骗和极左论调的影响,又加自己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很低,因而我对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过程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正确的阐述。这次再版,我保留上文的基本内容,是不会有有害的。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读者同志是容易看清楚其中的偏误,会把浴缸中的污水排出,而把婴儿留下来的。

这次再版,我在《代再版跋文——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的总标题下,编进了我 1979 年拿起重获解放的笔所写的四篇文章,作为对 1959 年以前写的本书的一个新的补充。

最后,我诚挚地希望和欢迎读者同志对全书批评指正!

骆耕漠

1980 年 1 月

目 录

序 言

再版序言

甲、关于第一个过渡

我国过渡时期底历史阶段性和特点	1
引言	1
一、过渡和过渡时期概述	2
(一)何谓过渡和过渡底时间因素	2
(二)两种不同的质变或过渡	5
(三)对第二种过渡的进一步的分析	10
二、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学说	13
三、我国过渡时期底历史阶段性和特点	20
(一)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时期	20
(二)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时期	27
(三)关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 社会”的过渡时期	32

乙、关于第二个过渡

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的研究

.....	49
一、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一个 复杂的质量变化过程.....	49
二、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基本特 点问题.....	57
三、一个自我批评和批评.....	63

丙、关于第三个过渡

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79

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点.....	79
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性和特性.....	88

代再版跋文

一、学习马列主义过渡时期学说的一些体会.....	99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 社会的科学预见.....	122
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立形态性和过渡性 ...	130
四、从一篇旧文说起.....	137

我国过渡时期底历史阶段性和特点^①

引 言

在学习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时，曾有不少同志提到以下一类问题：

1. 苏联从十月革命胜利起，到1936年前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止，被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称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被简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末，我国当前的过渡时期又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时期呢？以及它们底异同何在？

2. 对以上问题，曾有三个答案：一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二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

① 本文于1958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读书》杂志1958年第4期曾发表了蒋冰海同志对本文的一个短评，其中除指出本文的“系统性与逻辑性较强，比较注意联系我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以外，认为本文有个主要缺点，即未进一步分析研究三种公式中以哪一种为最好，同时对第三种公式还论证得不够。由于我在文中对三种公式已大体表明态度，同时对第三种公式曾作了一些说明，故未作答。本文缺点是很多的，冰海同志对它是鼓励多于批评，这次再收入本书，未作更动，以便保持原貌，特此附志。——1959年注

又，本文所引苏联、蒙古的例证和材料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现除个别地方加以删节外，仍保持原貌。——1980年注

期,这两者是已经流传的;三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是曾有酝酿而未流传的。对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三个答案呢?这三个答案是否都是对的?还是有对有不对?对与不对的理由何在?

3.我国当前过渡期间的社会,常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那末,上述苏联过渡时期的社会又可被称为什么社会呢?它为什么不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国和苏联当时底过渡时期有何异同的另一提法。)

以上问题,如果离开对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本身的探讨(它的内容、依据和特点),而单纯地从概念上去兜圈子,那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如果从属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探讨,目的在搞清楚这些概念所表达的实际内容,那就是应该研究和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对事物演变底辩证规律,也可以得到较具体和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我特地把它们提出来试作一个研究和说明。

一、过渡和过渡时期概述

(一)何谓过渡和过渡底时间因素

过渡这一概念底本来含义,就是从河的此岸渡到河的彼岸。当我们讲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等等时,那只是借用以上的含义,来表述从一种事物到另一种事物的转变(或转化);因而所谓过渡时期,也就是指某某事物底转变(或转化)时期而言。由于上述的转变(或转化)是指事物底质的变化(质变)而言,它不包括那先行的为这个质变作准备的量的变化(量变)过程在内,因此,过渡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质

变、突变、飞跃等范畴，就具有相同的意义（虽然它们并不是处处都可通用和完全相同的范畴）。这就是说，所谓从某一事物到另一事物底过渡，也可以被表述为从某一事物到另一事物底质变、突变或飞跃；从而所谓某某事物底过渡时期，也可以被表述为某某事物底质变、突变或飞跃时期。下面就要进一步说到，并不是所有事物底质变、突变或飞跃，都会在时间上形成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所谓某某事物的过渡时期，总是该事物正在进行质变、突变或飞跃的时期。

我认为，把过渡本质地理解为事物底质变，是阐明本文主题的重要关键。现在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为例，来论证以上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天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从马克思底这段指示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过渡就是转变，过渡时期就是转变时期。这里所谓转变，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底质的变化，即变为完整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言；它当然不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资本主义经济日益集中和劳动人民日益有组织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量变在内。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盲目地受客观的必然规律支配的；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就可以充分自觉地（即自由地）按照客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

观的必然规律来创造自己底历史。所以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称以上转变或过渡为“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①。恩格斯在这里所用的“飞跃”一语，即指与“逐渐的量变”（或“渐变”）不相同的“突然的质变”（或“突变”）而言，它们都是哲学上的专门术语。如果不了解哲学上的术语底历史渊源，而只是常识地从字面上去看，那就会把飞跃、突变这些范畴同过渡这个范畴对立起来，以为飞跃、突变是指历时甚短的突然的质变而言，过渡是指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逐渐的质变而言；其实，它们是相同序列的概念，只是从不同角度或联系来表述相同的对象和问题。例如飞跃或突变，它是要把质变从那逐渐的量变区分出来，以显示出它底突然的或飞跃式的变化；至于飞跃或突变本身（即质变），那还是要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的，并不是真的都象飞箭那样转瞬即逝。又如过渡，它是着重从这一有关事物到另一有关事物的联系来表述上述的质变、突变或飞跃；其中有历时长的，也有历时短的，——那历时短促的，虽然不能形成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那有关的新旧事物之间的过渡或质变。

所以过渡或质变、突变、飞跃本身，是既有历时短促的，也有历时漫长的，这是因为事物本身有繁简的区别以及其他区别。列宁曾经说过：“把飞跃看做瞬间的质的转化是不正确的。飞跃完成于时间中，它的持续性在每个特定的情况下是为特别的事态所决定的。水化为冰发生于极短促的时间。但是亦有这样的飞跃，它‘包括10年甚或更多的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页。

期’。”^①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经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即“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那个飞跃，就要经历漫长的岁月，他说：“社会主义的这位导师所说的‘跃进’（引者注：即前引恩格斯的那句话），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10年或更多的年代。”^② 因此，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至于象上述水经过逐渐加冷（量变）到一定点以后的转变或质变为冰（即从水到冰的飞跃或过渡），虽然不是完成于时间之外，虽然也要经历若干极短促的时间，但是按我们人类认识底一般尺度来说，就不可能列出一个“从水到冰”的过渡时期。所以前面曾经说到，并不是所有事物底质变或过渡，都会在时间上形成一个专门的过渡时期。

（二）两种不同的质变或过渡

世界上各种事物底质变，由于它底内在根据（矛盾）的不同和外在条件的不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或情况；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曾有说明如下：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转变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① 见博古编译、三联书店出版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第2分册，第37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页。

一般说来，要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论的同志们，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法则，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常常适用于属于基础之类的或属于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8年到10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改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存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的革命，这种改革是由现存政权主动进行，并获得农民基本群众的拥护而实现的。”^①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亦可看出过渡即转变、质变；其中不经过爆发的过渡又被表述为逐渐过渡。这个逐渐过渡，当然不是指逐渐的量变而言，而是指逐渐的质变而言。因此，非爆发性的质变，总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那末，能不能从此推论说：经过爆发的过渡（即爆发性的质变）都是一蹴即成和历时短促的呢？答复是：不能这样推论。因为如何质变（爆发或非爆发）和历时长短，虽然有关系，但是属于两回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例如“将T.N.T（一种炸药）与任何一种有机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物混合在一起稍加一烧，就发生有力的爆炸，混合物片刻之间就变成质地新的气体”；——这种爆发性的质变就历时极短极短。但是象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在俄国和我国都是爆发性的政治质变，它在俄国十月革命条件下是一下子实现的，在我国革命条件下就经历了 20 余年（由一块块的人民政权——局部质变——到全国性的人民政权）。这就是说，在爆发性的质变、突变或飞跃之中，也有历时不短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以上有关的、但是属于不同方面的质变性质问题和质变时间问题混淆起来。

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质变或过渡既有以上两种不同性质或情况（一种是经过消灭旧的创造新的过程；一种是经过旧质的逐渐衰亡和新质的逐渐积累过程），因此，我们对于过渡时期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提法，这对本文来说，是需要仔细区分的。我举两个实例来说明：

例一：即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它是按“消灭旧的和创造新的”过程来进行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开始（即整个过渡或转变的开始）是无产阶级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一般要经过爆发、暴力革命），接着便没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用赎买办法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①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消灭剥

① 为免误解，特此附注一下：从将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将这里舍而未论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方面的质变来说，它本身又可进一步按情况分为几个小质变（如个体经济先变为互助组、而后又变为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同时，每个小质变本身又有它底量变准备过程（如对互助组加强集体教育、使之逐渐经常化，以便把它变为初级合作社）；这是把处在质变中的整个过渡时期社会进一步地分成方面、分成段落来分析。但是，我们不能把上述质变中所含的量变同过渡时期开始前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那个量变混淆起来；因为对那个量变来说，上述过渡时期社会底各方面和各段落的一切变化，皆为一个质变的构成部分。